四庫全書

子部

愧郯録卷五　九則

宋　岳珂　撰

永固更號

永固陵之易中興會要不載所以惟張澄奏不犯歷代陵名一語粗見徽意而王明清揮麈録迺自以為其父所建明明清之言曰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為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實名矣不可犯且叱奴故戎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

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珂按叱奴后本非北齊乃宇文周也其謚曰文宣明清當是見北齊有文宣帝謚號偶合而誤記耳遡是而上又有元魏文明馮后亦葬永固蓋在叱奴之前而明清不知援證其誤又可見中興會要之注曰先是有詔於西京修奉陵寢有司撰陵名永固既而梓宫權攢紹興府會稽縣故改今名則秦檜當時蓋不肯自以為誤姑以攢宫非久固之地而易之味澄之奏則檜密諭之旨不言而知矣今中都吴山城隍

廟額亦曰永固雖陵名已更要似不可因仍而尚未有議之者焉

熙寧崇寧年號

神宗初即位踰年改元熙寧盡十年而改徽宗初改元踰年又改崇寧盡五年而改珂按二號皆劉宋陵名高祖武帝之婕好太祖文帝之母曰章胡太后實號熙寧太祖文帝之美人太宗明帝之母曰宣沈太后實號崇寧藝祖考鑑背而易乾德盖以稱謂之重複耳複猶不

可此名可乎哉一時當國者其不審亦甚矣

泰安宫

紹熙甲寅光祿既堅與子之斷移御泰安宫既而聖躬猶未清安朝議請易宫名為壽康以覬導迎箕疇之福壽康複名珂固前記之矣嘗再考南齊書太祖高皇帝實葬泰安陵二字皆同則瞭然知其非所宜稱也一時降詔定名之際詞臣亦失於考閲云

五齊三酒

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三酒皆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寘杯勺以共祭它日又攝光禄丞得先祭贊閲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禄卿吕嘉問言光禄掌

酒醴祠祭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内酒庫以醖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瓮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篘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

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沉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醖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醖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饗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涚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沉齊則以清酒和

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醖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令之所造酒與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祇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令宗廟所實尊罍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歷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寖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毖祀存古之意最為嚴重是說其

有稽焉

齊酒廢革

齊酒之用於祖宗朝者無所名見五季因陋末遑禮文無可攷者珂按國朝會要慶歷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郊廟所陳樽罍之數皆準古而不實以五齊三酒及用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其郊廟天地配位惟祠祭酒一等分大祠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獻一樽飲福餘皆闕器按開元禮崇祀

録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為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醍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樽為上實以沈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樽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樽實以沈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以醍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唇樽並實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清酒衆星散

罇實以旨酒皆加明酒各實於上罇宗廟每室設斝彝黃彝著罇之上罇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罇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饗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

樽罍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為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注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樽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樽罍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從其請則自慶歷以来雖欲用之而不能闕其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

為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為醴恬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

造到逐色酒實之一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以後復曾講明否禮文所之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五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嘉問既奏神宗親批其後有於理無害之語而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又言古者祭祀設五齊三酒酒正之法式不傳於後而先儒特以當時名物所有而言之國朝祀儀雖有齊酒之名而一以法酒代之康定元豐皆嘗討論以為非是欲望明詔有

司依放古法造五齊三酒祭則供之自太尊以下至於

壺尊自泛齊以下至於清酒各以其序實之庶合古法

從之則元豐之後又曾經廢革詳攷御批既謂似有理

趣又謂就且如其說豈猶有疑而迄於未用耶然大觀

之從必當見於用周禮注疏可覆非世闕

牲牢均胙闕

副本緣起

闕能免忠彥得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徑歸具劄子避位

後二日押入起居奏事罷復上馬還觀音院五月庚申忠彥遂以大觀文罷知大名府則布之罷後忠彥兩閱月材能甫之所由遂為事始矣然忠彥之得狀有似李邦直之語遡而考之清臣之去在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癸巳時自門下侍郎罷為大資政亦知大名李文簡燾通鑑長編曰先是曾布獨對上諭布人物有可詔對者但奏取来便當批付閤門布尋以劉燾王防周壽白時中四人名聞上悉批令對四人者皆布門下士清臣密

啟上謂熹防等為四察八偵既而對衆顯白四察八偵不可為言事官上色變衆莫曉其語上以諭蔣之奇章楶曰清臣蓋指王防劉壽熹等也令諭布知且曰清臣所為婦人女子之事尋召熹告之仍令轉達上旨時九月丙戌也後二日在留身謝上諭以察偵之語且言所謂察偵皆臣所親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黨類此等人皆知順聖意奉行法度者非營私也若晁補之畢仲游之徒皆與清臣輩背公死黨之人必不與臣親厚此理之

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當去布曰補之等何能為清臣在政府則為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諭汝霖繳申清臣則因其請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嘗與言事官交通昨者聖諭令彭汝霖呂昊則禮諭聖意臣迄今不曾令則禮至汝霖所令既被旨容臣更展轉道達次上知布之未奉詔也翊日趙挺之對遂令諭汝霖汝霖遂草疏納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會狀但言前後五有章疏論清臣當罷政未承施行謂其

必能自請而安然自居慮清臣之不知已録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狀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畢清臣留身請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進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當遣御藥封還而清臣留時當自上曰臣本無去意但為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違聖旨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諭之奇及楶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則又先忠彥七閲月詳味初意徽祖正以體貌輔臣務全去

就而為是委曲斯古所謂進以禮而退以道者大昌博極羣書自元符至靖國止一年八閱月偶不下考此數時事耳明清所録近出紹熙甲寅歲大昌先進固當不見其書故亦莫之辨也

百官轉對

今在京職事官轉對始於唐藝祖草昧首嚴斯制建隆三年二月甲午御札曰應在朝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朕自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頋干戈之漸偃欲華夏之

永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今後每遇内殿起居依舊例
次第差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闕失明舉朝廷急務其
或有刑獄寃濫或是百姓疾苦並可採訪聞奏凡關利
病得以極言朕當擇善而行無以逆鱗為懼如有事干
要切即許非時上章不必須候輪次亦不得收拾閒慢
之事應副詔旨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卿等或
累朝舊德或間代英材當思陳力事君豈得緘言食禄竚
裨闕政用副旁求珂按唐興元元年九月之詔惟正衙

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而已迄今猶然未聞許之以指陳刑獄究濫採訪百姓疾苦也指獄事則必有主名言百姓則亦關長吏是凡百司皆許之以獻出位之言如臺諫之職矣以一世之賢僅得三五人以任言責猶足以達下情闗公道況夫人皆得借玉階方寸之地天下事寧復有壅蔽者乎大哉聖謨真足以為萬世無窮之法

任子分授

舊制任子許分貤徧及支庶纔稍降資秩而已後乃不復然珂嘗攷續會要熙寧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州團練使致仕郭化言乞將合得一子恩澤分減與子熙恭二人近下班行內安排詔郭熙與右班殿直舊例與子恩澤許降資分授上以一子官朝廷之特恩分授非古且長僥倖遂命罷之然則此制蓋襲用已久革而當人心雖各私其子亦莫之敢議今世鮮復有知此故事者

愧郯録卷五

愧郯録卷六 十二則

宋 岳珂 撰

寺監簿職守

南渡而後官失其守凡寺監主簿率多預尾書與丞僞行珂為扈簿日固竊疑所職有常非可越俎盡削文移之繫銜者如故事獨本寺常程文書猶間占位涉筆先夫人一日見吏呈牘謂珂曰簿不預政此元豐令文也當謹視官制珂唯謝退而郤之吏皆拱手不敢去固郤

乃從殊費頬舌後閱洪文敏邁容齋四筆有曰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考簿書為職他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彦為光禄主簿自言今輙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録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司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珂再攷典故元豐六年七月庚申詔寺監主簿止是專掌簿書其公事自當丞

以下通議施行今取問寺監有令主簿簽書公事處大理寺丞長貳正主簿八員衛尉寺卿主簿二員將作監少監丞主簿五員都水監使者丞主簿四員少府監少監丞主簿三員司農寺少卿丞主簿四員太常寺丞主簿二員軍器監少監丞主簿四員內長貳主簿可並降一官正丞並展磨勘二年各不以去官原則初制信必之嚴蓋如此會要亦具書禁令頒令上下習故為常比比皆是反於其所謂簿書迺無一可攷是亦重可興嘆

也若平日庖寺文移簿固預書而申省與部獨不列簿銜蓋僖制僅存者似頗與邁所見異或見諸它官府云

牙魚不可服用

近世中都閭鄽鸞冠飾者率為物象螭一角而兩足鳥翼而鴟尾通國服之謂之牙魚珂按典故元祐二年二月辛丑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等言奉詔參考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酌裁定其生日節序即請損皇后三分之一詔依所定内冠朶用牙魚當時詳

定者韓儀公忠彦歐陽棐與焉二公墓誌可考方泰陵嗣服欽成以堯母之貴春秋之誼當極尊崇徒以宣仁欽聖萬壽故小詘其禮則其為后服亦逼矣今世恬不以為怪何耶

真黴沔三州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詔升建安軍為真州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為黴州開禧三年四月改興州為沔州六月改順正縣為略陽縣珂按三州皆複名真州在唐號昭

德郡天寶五載分臨翼郡置乾元元年改州名徽州在唐號利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十一年改州名汚州在唐號漢陽縣武德四年分汚陽郡置州建中二年廢為縣四年復州名寶歷二年又廢夫真州隸劍南道西南之陲也今複其名於淮南徽州隸羈縻州蠻夷之境也今用其名於江東汚州隸江南道汚水之衝也今徙其名於闕外取儀真以稱蓋以範鎔三祖玉皇之像而表其瑞反累之僻陋之故名易徽美之號蓋以翦滅方臘篁

竹之妖而示其革反同之稚辦之巢穴摭谷水之源盖以蕩滌逆曦洿潴之跡而大其戒乃紊之下流之別邑數百載而下方屨之士尚論職方名混而訛地隨以異焉知其無千里之謬乎順政本漢沮縣地攷之寰宇記後魏太武帝嘗到此僑立畧陽郡耳今遂即僑寓之名以名縣尤為失實其初更定稱謂要皆未嘗旁攷也州名之所在珂盖即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劉昫舊唐史歐陽文忠修新唐史叅書之真州之

置惟元和圖志以為直州縣名真符亦謂之直符徽州在新唐史又以為徽州且號西利沔州在寰宇記先紀隋大業初嘗建州盖以沔水為名尋改闕

國名寓意

闕若和剫檜志而忠獻實嘗力爭焉乃以名其國豈固欲反其所言耶近歳大臣有請致仕而盡徹國者詞臣偶進擬珍國議者謂若有所風其家上言卒改成國盖亦寓意於名者云

辛簡穆謚

辛叅政次膺謚簡穆珂按國朝典故皇祐三年九月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謂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焉是月丙子遂改太子太師謚文正王溥為文康司空致仕謚文憲章得象為文簡盖溥同僖祖得象同周公亦以洙言也曩祖后之謚曰簡穆在累朝無敢用之者容臺訂議考功覆按得不考洙之所言乎或

謂巽祖乃祧廟按洙之言周公且不可雖祧猶祖也其復何疑次膺以元老參預其賜謚當在乾道淳熙間是時光堯萬壽巽祖雖祧猶為九室之内尤不可以此藉口也

修書恩數

崇觀以来文治日興三館史局修書每成闕乙覽輒有醲賞蔡京當國至有修書已竟分為五六進以希濫恩而適值王黼矯枉所為之書皆棄不録者中興謹惜名

器益以進書為重嘉定癸酉十月丁酉朔臺有言修書不進十餘年于此矣嘗求其故則自進書之有賞始史官載筆職在譔述而無事時不敢修史何者恐其有儌賞之嫌也必待登進有期然後彙次編集臨時取具率多逸遺史之不修蓋原於此每進一書縻爵費財上下霑被學士大夫自循轉外好賜無幾而與臺省吏賞賚有差用度不貲難於輕舉書之不進亦此之由今者鉅典勒成一朝同進官無濫賞人自欣悵而吏有横賜可

不痛裁臣謂除本所見在執役奔走之人及三省官吏於本處實有職事相關者許照舊例從公保明次第疇奬其他夤縁請託寄附姓名平時不相誰何足跡未嘗一到如闤市肆等輩亦得濫廁其間例霑厚賜甚亡謂也下私其恩國重其費綜核之朝詎宜有此臣非不知希闊之遇寧過乎厚然以國史為重則人情有不暇卹故寧裁抑於今日庶幾有補於將來使由是而費果省也則史無時而不可修亦無時而不可進何至有因循

遺失之患其與徇小節而虧大體者萬萬不侔矣珂嘗
攷典故元豐六年蒲宗孟為尚書左丞嘗因奏書請官
屬恩神宗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
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
司等人恐不預上為之笑則吏有橫賜在先朝固久有
之而予奪之柄又出一時雖修書官亦不容必其賞也
是知祖宗於例所當得猶必視功而為輕重責實之政
所以貽孫謀者真可法云

閩中諱傳兆域

閩之福為會府建炎槍攘奉會聖御容以即安至今有巨璫涖崇奉焉福人因是多諱言皇祖兆域有在是郡者士大夫率以為無稽弗之聽珂考典故其說亦有由来元豐六年閏六月丁酉禮部言泉州民朱信等言慶歷中有旨泉福等州訪求碎石山皇祖兆域今方求得本朝遠祖乃福州閩縣碎石山人景德中亦嘗遣使至福州訪碎石山家宅事迹碎石山今俱立院是也趙真

君家見存而此山下有趙氏捨田契書姓名兼有古鐘
銘文可為證據乞遣官審實詔祕書省檢元降指揮仍
令福建路轉運司取朱信等所陳證據其後祕書省言
慶歷中無下福建路訪皇祖山陵指揮福建路轉運司
言遣官案視所言謬妄無根詔朱信等罪以赦除之後
又詣尚書省言家有古書可案取視之乃唐中和七年
地契後列趙氏族人有名從良從月者指以為聖祖其
妄若此則愚民之傳久矣不可解矣承平保州位雖系

屬籍而欽康靖三陵猶不敢臆決遷奉之際特尊爲一品墳以俟審定豈復真有景德之使耶朱信旣以赦除罪神宗之意亦出於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尊祖之至也

開先寺

廬山之址有寺曰開先華藏寺依山陽占籍江東之南康軍珂按京師太平興國寺實有開先殿以奉藝祖神御天聖八年九月始建于寺之後廷十二月命宰臣呂

吏簡充奉安御容禮儀使入內都知韓守英管幹十一月自天章閣迎奉於會慶殿奉安十二日百官立班殿庭皇帝行酌獻備儀仗鼓吹僧道威儀奉迎赴殿皇帝行奉安之禮次日皇太后又酌獻景祐三年殿火遂罷朝謁慶歷六年八月殿成帝飛白書榜九月命宰臣賈昌期奉安十月帝親行酌獻禮七年正月十一日朝如常至和元年十一月重修權奉御容于天章閣二年七月復奉安于殿則開先之名已為館御累朝崇奉如此

其至寺久當易矣今天下寺宇同稱者多固不止是郡縣當以時申請而正之可也

紹興嘉泰二詞

紹興和議之成臺臣追正直祕閣李健陷僞之罰謫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制詞曰往者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經爲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不知愧甄濟而從搢紳之後罪豈勝誅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

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愎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二詞蓋皆順時好前指趙忠簡鼎後指趙忠定汝愚也

珂按國朝故事太宗時宰相盧大戎多遜以交結官邸竄朱崖繼而趙韓王普罷相會其年韓村決河塞知海州胡旦獻河平頌因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語上震怒貶商州團練副使祖宗之惡迎合者如此況假綸綍

以濟私意而毀譽復失其真耶三字之失體蓋不在林希輩下矣

北使借官

自景德以来凡中國使入蕃必隨所居官小大加借以遣之所以重王命綏遠人也議者或謂單于天驕其報聘也官雖高必降秩以示殺禮珂嘗攷之其實不然按陵陽布衣李心傳建炎以来繫年要録曰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戊寅金國賀生辰使驃騎衛上將軍殿前副都

點檢蕭蒞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入見紫
宸殿子平弘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府監又注其
下曰魏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墓誌修
入誌云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十二月充國信副使使
于宋四年權右司郎中今日歷所書乃云工部侍郎則
是北人亦借官也可有文集刊行心傳得之以參書繫
年事其言有的據表之以釋議者之疑

官年實年

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許涖官纔登七旬即合致仕或不得謝則亦隅去磨勘弗許遷陟又有舉人年及該恩則或得封敘選調滿六袠礙格則不得注令宰丞掾之屬利害互出故世俗多便文自營年事稍尊者率損之以遠垂車礙祿奏官者又增之以覬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實年之别間有位通顯者或陳情於奏牘間亦不以為非珂孜之祖宗時此事亦有明禁國朝會要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劾内殿崇班郭繼增加歲

數情罪以聞以其陳乞楚州監當自言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祖宗之懲欺偽亦嚴矣繼勲雖終以不欺意其出職之名或階胥史而進楚州之監當必緣其年之高而不得授所以復自言而匄損焉此則增損惟己尤不可以不懲者若今陳情率是告老引年而後及之大非求進之比固不可以為據要之官年實年差别為二形之表章其語亦不雅馴也

仙釋異教之禁

令中都仙釋之教盛行或列肆通衢為箕筆之妖或毀體四支為詭異之狀浩穰彈壓漫不問焉曰此法令所及也珂按國朝會要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詔近来京師姦猾狂妄之輩輙以箕筆聚衆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言不經竊慮浸成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焚棄限三日外立賞錢三千貫收捉犯人斷徒二年刺配千里官員勒停千里編管若因闕彰露本地分使臣與犯人同罪每月一次檢舉

告示取使臣知委繳連聞奏一京內城外準此政和五
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諸色人等燃頂煉臂刺血斷指
已降指揮並行禁止日來未見止絕乞行立法詔毀傷
支體有害風教况西域異法內地豈可效之累降處分
終未能革可徧行下違者以大不恭論添賞錢三千貫
文監司守臣知而不舉與同罪京師委開封府尹嚴行
禁止前詔則是年閏正月二十七日又嘗徧告諸道後
詔則大觀四年二月一日已有之矣兹特申之也祖宗

立法嚴正詳備一至於此於其所不及者彌縫參酌蓋以時而闕之今世或未之議何也

愧郯録卷六

愧郯録卷七 二則

宋 岳珂 撰

官品名意之訛

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為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叙蔭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以州郡之賢有識鑒

者爲之區别人物第其髙下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黄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矣是時魏未受禪葢亦漢法也然珂嘗考之後趙而得名之所以訛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賔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

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尚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羣之法謂某品人則可登某品所謂品者逆設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益遠益訛遂為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果定班法與品互用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啟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為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

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別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齊而上班之未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為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分為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萬石第二第三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為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定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則品蓋非梁所專

用而易以為班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第十八班初不闕遷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若相須而成將軍釐定百二十五號為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十四號別為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為十品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為禮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巴陵

汝陰二王後尚書令品為第一自此以下卽列為九正合今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之晉宋南齊亦莫不然則皆承魏託其益可信也此裂於齊事遵元魏而品從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從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焉蓋一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宗初班行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為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蓋

因之耳至於魏之列品顧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目為正從齊始別之逮隋而曰正曰從截然而不可紊矣還攷梁制品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二者相為用而貴賤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止於梁隋即廢矣祖宗朝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及元豐後來始以寄祿無他名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率繫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為別此則言官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

則陳羣之始本非始言人品者則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非訛定禮秩者固當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考闕

散階勳官寄祿功臣檢校試銜

恩初授檢校太子賔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焉而注其下曰朝軍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頭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都虞候忠佐副都軍頭以上止於左右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若遇

恩則或加階爵功臣又申之曰幕職初授則試校書郎
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評事書記支使防禦團
練使判官以上試大理司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史
亦有至檢校員外郎以上者行軍使皆檢校員外郎以
上朝官階勳高遇恩亦有加檢校官郎中則卿監少監
員外則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則員外郎並無兼官其觧
試大理評事校書郎正字寺監主簿助教者謂之試銜
有選集同出身例珂按如舊制者蓋謂如唐制也太平

之改官名蓋以熙陵初即位未改舊名因避諱而然也是時正以職事官爲官名如吏部尚書至于職官令録皆虚名也而不得實涖其事以知判官爲職事如判尚書都省至于權知某州縣皆實職也而不關所帶之官以階爲恩以勲爲品以爵邑功臣爲假寵以檢校試官爲帶銜故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轉對上疏有曰勲散之設名品實繁朝散銀青猶闕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虚名欲乞自今常参官勲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

官階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乂五等之爵施之于今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遂行翼子貽孫亦足稽於舊典欲乞内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蔭孫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為萬世之通規近歲以來將相大臣加至十餘字者尤非輕㨿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可以見當時士大夫之厭於虚名者

矣然祖宗承隋唐末流襲為定例故不見其用而惟見其宂若其刱始之初磨鈍之具不窮於一偏要亦自有深意何以言之自元豐定官制歸階官於寄禄還職守於百司盡削功臣略餘檢校試官俱罷爵邑僅存繼自政和而來又捐勲轉之令則朝廷之上所以褒功賞能貤恩馭幸者惟階職官守而已祖宗存此名也雖以例轉或以赦遷而猶間繫服色之重輕資序之深淺封蔭之厚薄初未盡捐之也且階官至貟外郎則可以任子

庶官帶貼職則不限隔郊至於郎曹寺監侍從宰執截

截乎有恩數品秩之異然則所用者皆實賞也檢校之

畧餘者惟武階有六等多不盡轉間又徑自旌鉞陞尉

府亦幾於無爵邑實封雖不改舊而惟遇郊霈有司按

格法定封及宰執初除循故事謂之加恩耳亦不以為

賞也虛名既偏廢而吏勞不可不酬惟其不可不酬故

官賞不得不濫惟其不得不濫故貼職不甚貴重銓選

奏補益祥揆今擘昔在本朝猒之猶之可也其在隋唐

其可以虛名厭之哉珂又按階散勲官在前世合於一至唐則析而為二階勲功臣檢校在唐析於四而本朝則合於一其用與不用實寓見於是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為品秩謂之加戎號此正如國初軍制皆以御史為品秩謂之加憲銜也梁制雖親王起家未加將軍不開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見一時以此號為重然其實未嘗將屯亦虛名耳隋既受命高祖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

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勤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並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又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戎上柱國以下為散實官軍為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餘左右監門府為內官自餘為外官散官之名肇

見於是還考漢制光禄大夫大中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數十人特進奉朝請亦皆無職守優游禄秩則官之有散自漢巳有之矣然當時之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則置之散正如今日宫觀設官之比未有以職為實以散為號如後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是正如今日兼官不可以官稱為比梁制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遡而考之魏晉宋齊元魏下而考

之陳北齊後周隋亦莫不有之參見於九品十八班之間元魏初又嘗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盖皆以儲才待須而亦與諸職事官均其勞佚也逮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官八郎為正階八尉為從階正六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六品上為通議郎下為屯騎尉正七品上為朝請郎下為驍騎尉從七品上為朝散郎下為游騎尉正八品上為給事郎下為飛騎尉從八品上為承奉郎下為

旋騎尉正九品上為儒林郎下為雲騎尉從九品上為文林郎下為羽騎尉準前所置散官見於諸品者上柱國為從一品柱國特進左右光禄大夫為正二品上大將軍金紫為從二品大將軍銀青為正三品上開府朝議為從三品開府朝散為正四品上儀同為從四品儀同為正五品大都督為正六品帥都督為從六品都督為正七品通而觀之則九品之内皆有散官以酬勞矣惟正一品虛而不置所以章其貴也煬帝嗣位多所改

更先罷特進次罷十一等酬勞官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并省朝議大夫置九大夫八尉自一品至九品別有其制其九大夫從一品曰光祿正二品曰左光祿從二品曰右光祿正三品曰金紫從三品曰銀青正四品曰正議從四品曰通議正五品曰朝請從五品曰朝散其八尉正六品曰建節從六品曰奮武正七品曰宣惠從七品曰綏德正八品曰懷仁從八品曰守義正九品曰奉議從九品曰立信繼雖復儒林郎文林郎列之七品

八品正乃隷秘書省置二十人若三十人專以明經待問撰録文史為職又若職事官無與於散階也尋又置散騎郎二十人為從五品承議通直郎各三十人為正從六品宣德宣義郎各四十人為正從七品徵事將仕郎各五十人為正從八品常從奉信郎各五十人為正從九品是為正員並得禄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禄隨又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自散騎而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則正如國初九品京朝官皆在

京師其罷職者歸本班守本官其出使者知某州轉運某路之制耳尚書省六曹皆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郎之職乃正與今尚書郎等又非散號如限員以設散官使其別有所授決知其必不復徒帶以為美觀也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祿中散之養疾儒林文林之待問一歸之於文散散號將軍參取雜置益以校尉一歸之於武散柱國等號本以酬勞武騎諸稱並同郎位一歸之於勲官則階散也勲官也唐雖因隋而所用未嘗

因隋有職者改為虛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謂前世合於一而唐則析為二史大柰與高祖興太原飲馬泉之戰以多授光禄大夫階李晟以復興元勲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詔子愿為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杜淹貞觀中檢校吏部尚書再加檢校侍中代宗以射生軍清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煽逆而有定難之號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故唐之有功者或叙階或賜勲或加以檢校或寵以名號皆上

之人有以寓一時之微權而初無階升必致之道四者並用而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實封馭貴馭富又雜取而輔之在祖宗朝若功臣之名猶有官不當賜而特賜者如開寶之於王明太平興國之於杜彦鈞陳信從郝正大中祥符之於王承美天禧之於向漢通南渡以後高皇舉久廢之典以寵二三大將其他則不多見也每一遇郊官至某則加功臣若干字酬勳若干級進階若干等徹國若干戶並舉而予之故世但以為煩而不見

其用是所謂唐析於四而本朝則合於一既合矣而不能分此所以發神宗皇帝之獨斷一舉而盡去之也政和罷勲官徒以太平之世不欲用議易之而未暇孝宗淳熙間廷策多士發為清問有意復之而未能誠使無並用之術祖已成之例一歸之有司則雖無復可也因虛以濟實即名以輔治一歸之君上則雖盡復之亦可也世之議者多以其名之混淆未易别白故表而著之以俟觀者擇焉又按光禄在晉已分左右魏舒嘗加右

光禄大夫而西漢之初無印綬秩止比六百石東漢巳秩二千石法固應銀章青綬至晉始有加金紫者李熹嵇紹吳隱之輩是也熹傳又載泰始全詔其因光禄之號改假金紫正當是事始然未嘗入銜故南齊任遐有乞一片金之請還考宋初乃嘗贈臧僬為金紫光禄巳連稱謂元魏何時乃亦有之而又以銀青入銜遂煥然析為二官夫梁制金紫光禄次左右光禄光禄次金紫所謂光禄者蓋銀青如舊制是以不重出耳元魏亦敘

左右光禄於金紫銀青之上齊承魏制陳因梁法後周於金紫銀青又各分左右皆在左右光禄之下隋唐而降迄于本朝叙階之法亦莫不然唐去光禄左右字元豐定官制乃隮二階之班于光禄之上不知何所為也其他如朝議置大夫而廢郎躐朝請於通直下宣德於朝散政和改制又以登仕將仕為未仕之官列之文林之下又以郎大夫為勇爵不用將軍校尉等官皆與唐制不合云

愧郯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愧郯録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媿郯錄卷八　十則

宋　岳珂　撰

年號閣名

自唐德宗以貞觀開元之盛慨想前烈改元貞元庶幾二祖本朝因之如近世隆興之用建隆紹興淳熙之用淳化熙寧紹熙之用紹興淳熙慶元之用慶歷元祐開禧之用開寶天禧皆是也珂按呂陶淨德集記聞曰紹聖之政謂元豐之法不便即復熙寧之法以救之然不

可盡變大率新舊二闕 其便於民也議者乃云對
鈎行法闕 乃云豈獨法令爲然至於年號闕
訴詎之談亦有味珂謂人君闕 之意
最爲盛德陶言近肆不闕 光宗升祔循故
事將建閣以闕 集議欲以大謨名當闕 國
之闕 名天疇疑近天章且天章闕
謨珂謂寶乃仁祖閣名顯謨又神宗閣名如陶之
言亦對鈎也方顯謨建閣時國論尚紹述哲宗慕丕承

之烈以見善繼若寶謨則直以禹之書首於三謨而言之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本專指墳典此葢惟取而藏之義云

府鎮

景德三年詔以宋州爲應天府大中祥符元年又建南京尊建國也按宋爲藝祖龍興之地肇基王迹遂奄九有昭揭宻建闕夏理則宜之然自後列聖潛藩漸闕藝祖歷睦州刺史太宗歷睦闕英宗

歷岳州團練齊州防禦宣闕　州爲建德軍岳
州爲岳陽軍三闕　嚴州遂安軍治平二年升
齊闕　政和六年又升濟南府此刺闕
升鎮若府之始也藝祖闕　度神宗
歷安州觀察元豐三年升許州爲潁昌府宣和元年升
安州爲德安府此列鎮升府之始也太宗歷封晉王仁
宗歷封慶國公壽春郡王英宗歷封鉅鹿郡公政和六
年升晉州爲平陽府壽州爲壽春府七年升慶州爲慶

陽軍宣和元年又升慶陽府且升邢州爲信德府此郡國已帶節鎮升府之始也珂嘗恭攷國史或陞或否類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迄今尚有不盡舉行者先後重輕疑有隆殺殆不可以貽後世目睫之議也謹備論之藝祖歷睦州刺史永州防禦定國義成忠武歸德四節度太宗王晉國歷睦州防禦泰寧一節度真宗王韓襄壽歷尹江陵荆南淮南二節度仁宗公慶國王壽春郡昇國歷尹江寧忠正建康二節度英宗公鉅鹿郡歷岳州

團練泰州齊州二防禦神宗公光國王淮陽郡穎國歷
安州觀察忠武一節度哲宗公均國王延安郡歷天平
彰武二節度徽宗公寧國王遂寧郡端國歷鎮寧平江
鎮江昭德彰信五節度欽宗公韓國王京兆郡定國歷
山南東道興德武昌三節度高宗公蜀國王廣平郡康
國歷牧桂州鄭州亳州平陽信德冀州定武鎮海遂安
慶源靜江奉寧集慶建雄安國安武十節度孝宗公建
國王普安郡建國歷和州貴州二防禦保慶常德寧國

鎮南四節度光宗王恭國榮州刺史鎮洮一節度今上
公英國王平陽郡嘉國歷明州觀察安慶武寧二節度
珂嘗合而詳考蓋王之國十有二晉韓襄壽昇潁端定
康建恭嘉而十一備府鎮之名建雄之爲平陽山南東
道之爲襄陽忠正之爲壽春建康之爲建康順昌之爲
順昌肇慶之爲肇慶定武之爲中山永慶之爲德慶建
寧之爲建寧重慶之爲重慶嘉慶之爲嘉定是也獨韓
不得與王之郡八壽春淮陽延安遂寧京兆廣平晉安

平陽而七備府鎮之名壽春平陽之外鎮安之爲淮寧彰武之爲延安武信之爲遂寧永興之爲京兆普安之爲隆慶是也獨潞不得與公之國八郡一慶光均寧韓蜀建英鉅鹿而兼府鎮者四慶陽建寧之外崇慶之爲崇慶安國之爲信德列鎮而不爲府者三光之爲光山均之爲武當寧之爲興寧散府而不爲鎮者一英之爲英德是也節度觀察之府三十有八定國義成忠武歸德泰寧荆南淮南忠正建康天平彰武鎮寧平江鎮江

昭德彰信山南東道興德武昌定武鎭海遂安慶源靜江泰寧集慶建雄安國安武保慶常德寧國鎭南鎭洮安慶武寧安州明州而升爲府者二十有六潁昌應天壽春建康延安襄陽濟南中山平陽信德之外泰寧之爲襲慶荆南之爲江陵天平之爲東平鎭寧之爲開德平江之爲平江鎭江之爲鎭江昭德之爲隆德彰信之爲興仁慶源之爲慶源靜江之爲靜江常德之爲常德寧國之爲寧國鎭南之爲隆興安慶之爲安慶安遠之

爲德安奉國之爲慶元不升府者十有二同滑揚鄂青嚴鄭亳冀拱熙徐是也防團刺史之州八睦永岳泰齊和貴榮兼府鎮者惟濟南列鎮而不爲府者惟睦與岳不陞府鎮者五永泰和貴榮是也尹牧例隨所領節鎮不復複出其間郡國之封則晉襄壽昇定五國已先啓鎮特以升府示褒京兆平陽二郡已兼府鎮不復增益節度之號則江陵建康慶源平陽信德五鎮先已建府又非以潛藩而升者雖中興以後職方未盡復間有隔

王化者其如嚴光均英揚鄂永岳泰和貴榮則猶不得如故常嚴蓋三聖流光之地又爲特盛惜乎有司之不建明也泰雖爲英宗龍躍之祥當時辭不拜恐不得與云

昪定建府

故事潛邸賜軍額建府蓋以昭受命之符珂嘗攷之亦有爲元嗣之重而升者天禧二年二月丁夘仁宗封昪王四月升爲江寧府賜額建康軍大觀二年正月庚申

欽宗封定王政和三年四月升爲中山府如天禧之詔有曰朕祗畏昊穹保寜基緒荷洪禧之總集佑丕業之綿昌利建懿藩實維元嗣表兹南紀允謂名區式示壯猷特崇巨屏綸言如此則錫羙之意蓋有在矣天禧二年八月甲辰仁宗遂建儲政和五年二月乙巳欽宗亦正東宫蓋聖意欲以爲豫建之端倪也

鎮號封國

唐太宗爲尚書令終唐世無敢居其官者藝祖以殿前

都點檢受命一再除之外亦復虚員蓋所以示尊尊之誼也郡國之爲潛藩者著令不許封而丁侍中謂封晉富文忠弼宗室仲罃廣平王摠封韓廣漢王椿王𪗉白時中秦檜張俊封慶今司封之贈典尚多用之不復以爲怪唐親王節度大使本朝無之列聖皆歴旄鉞固不容盡避至於檢校官使相環衛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又皆見行官制有未易易者特鎮名郡號似不可同自韓忠獻琦節度淮南當時偶不之講自是習爲固常若祖

宗朝節度使例率赴鎮猶有其地不得辭其名以後皆領遥郡節制藩閫固多有之要少異歷試之稱斯可已淳熙間王葉公淮封韓洪文敏邁當制制詞有有此冀方莫如韓樂之語删定官馮震武舉真欽舊封請貼麻遂改胙于魯而文敏著容齋隨筆猶以弼爲言而謂震武不知故事之已有封者坷竊謂尤而效之理固不可震武何訾焉

詞科宗室二制

紹興壬戌南宫試宏博科制題出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大宗正事是歲洪文安遵沈大戎介洪文惠适中選紹熙庚戌制題又出皇叔太尉定江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授武昌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是歲陳慤㣲晦中選珂嘗考典故祖宗袒免親以上備環衛冠屬籍謂之南班中興百年藝祖下惟秀邸太宗下惟濮邸得與蓋自厚阜二陵以來其屬尚親故也神宗嘗念開創之烈以藝

祖燕秦二王後族系既疏恩數久殺於是詔推一人裂地王之從祀郊廟韓忠獻琦當軸以爲疑天下心不可遂用近屬封郡王之制以應詔書是爲安定南渡後率取諸燕王宮一族老不問何官即爲廉車膺茅土然則燕邸諸孫豈復有未襲王爵而先爲承流稱皇叔者哉

又祖宗朝太尉爲三公官班維師下而位保傅上親王不欲兼帝師故檢校官多至太尉者政和二年九月癸未詔改官制以尉府爲武選一品之名居節鉞之首序

執政之次班列既降又以掌武之嫌罕復以授宗英炎興以還蓋絕無焉故每自檢校官即拜視儀寧以三少序進爲小迂以代此一階今制猶如此則太尉爲宗室制題尤非也武昌爲欽宗潛藩近制醴泉多以授前宰臣而宗盟率領萬壽又皆有可疑者焉

中司論事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紹聖三年正月己闕御史中丞黄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得官年踰七十耳目昏

暗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究果如所聞即乞罷免詔河東經畧司體量以聞珂竊謂以中司論一郡守年既不可揜病復不能支以背得仕既至於乘障亦可謂僥踰矣而反覆鄭重如此有以見祖宗忠厚之風至此猶未泯慄慄焉惟懼風聞之失實履雖非清議所與而能推此心其亦可嘉也歟

給舍論駁

唐李藩在瑣闥以筆塗詔謂之塗歸國朝嚴重此制銀

臺既設封駮三字亦許繳奏元豐改官名門下省則有給事中中書省則有中書舍人然中興以後三省合爲一均爲後省封還或同銜則曰未敢書讀書行否則析之其辭止此而已珂按典故元祐四年五月乙酉權給事中梁燾繳蒲宗孟知虢州及胡宗回范鍔孫升杜天經等放罪罰金指揮其駮文皆曰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乞聖慈特付中書省别賜取旨施行語意乃與今異以時考之蓋官制既行分省治事謹審覆揆議之訓故

其制如此耳然元祐之初司馬文正光已嘗乞合三省則是道揆雖一職守仍分至如合二府於一堂列兩省於同局則固不必爲是區別斯亦南渡簡易之制也

帶節降麻

慶元己未夏知慶元府鄭興裔告老詔轉一官致仕久之始降麻授武泰軍節度使近例上章掛冠多已與遺奏同上聞故因是得節者不復告廷止從中書給告興裔實引年歸故居京魏公鏜當國以爲當有以別於奏

訃者遂宣鎻如故事鄭氏以爲寵珂按祖宗故事將相
文武之臣以旄鉞得謝例換環衛班髙若特恩則文換
東宫官謂之内節不降麻如李繼勳張耆楊崇勲李端
愿之類是也後來寖許帶節致仕降麻以旌元老如富
弼文彦愽之類是也紹興十六年春正月戊子觀文殿
學士葉夢得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夢得方無恙而不
復降麻殊非舊典興裔之得復舊制寵矣然令之非引
年者元不以爲追褒之典其制詞中仍有養壽臧介祉

福之語則是尚以爲存乃頗有内外制之異又不知其如何也

納節舊典

帶節致仕而降麻制近嵗惟鄭興裔得之已具前説珂嘗再考中興會要則久矣不宣鎻矣因取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翰林學士綦崈禮之奏而備録焉崈禮之言曰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仕即不曾鏁院降麻縁節度使除拜移改加恩之類並須宣制豈有見

帶節鉞致仕而獨不然此一時之闕典也臣嘗記祖宗時凡節將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如仁宗朝張耆授太子太師楊崇勳授太子少保神宗朝李端愿授太子少保致仕皆武臣也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耶近歲以來致仕不問何人不復納節換官亦恐有違舊制乞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舊典施行上從之既

而三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檢討典故慶歷三年五月特令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崇勲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初崇勲判成德軍而部民行賂其子崇誨求免所犯罪事故特令致仕熙寧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醴泉觀使定國軍節度使李端愿爲太子少保致仕端愿以目疾請休退故事多除上將軍致仕上命討閱唐制優加是命三年上御集英殿策進士午漏上移御需雲便坐延輔臣賜茶曾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

於地上遽命左右扳起之明日以病告久之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會討夏人起公亮知永興軍召還復爲集禧觀使納節請老以太傅兼侍中致仕詔今後節鉞致仕令三省樞密院遵依祖宗典故自是之後至九年四月十三日呂忠穆頤浩復以少傅鎮南之節得謝蓋所以寵明受之勳遂至十六年正月而夢得建旄矣納節既不舉行故雖無功者亦得扳援爲比迄于今不復可追正也崇勳明年十

二月實嘗改宫保宻禮所奏亙是但公亮爲退傅元不帶節鉞此爲失之

彭輅告詞

近歲引年掛冠者不常有或以疾匄致仕則必轉官從欲中書給綸告王言優撫皆如生存時蓋猶望其有瘳也曁遺奏徹宸扆則又降旨贈官乃始寓追賁泉穸之意惟嘉定壬申七月前主管殿前司公事果州團練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彭輅授均州觀察使致仕制詞有

曰卧壺頭之疾方自觧於中權掛神武之冠忽遽闢於
遺表可無寵數憫我蓋臣又曰顧瞻壁壘方覺精明小
逸宫祠如何不淑又曰士志死綏未得捐軀塗肝腦之
地朕方推轂乃成移疾寘股肱之悲英爽不亡識予愴
悼蓋似以致仕合於遺表以轉官合於贈典前雖無此
比然於今世致仕者用之則是得其實也

愧郯錄卷八

愧郯錄卷九 十則

宋 岳珂 撰

禮殿坐像

蘇文忠軾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珂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顔孟而下列侍所措設與前不殊私竊疑之慶

元巳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

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

拜處解奇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畧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

爲恨也其後乃閱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席地
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蘓公
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
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土偶以
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屬蜀
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象木刻精巧視
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
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

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草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而知珂

按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此

尤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於椅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原廟用時王之禮裀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爲像反不當以泥古矣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盃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作邑之制

令世選人改官必實歷知縣三年謂之親民雖已爲令既班見猶不免作邑或京秩再任後須入邑闕一次惟

大理評事出宰特許成資以二年罷餘非被朝廷識擢無不由此塗者然爲邑有催科撫字之責有版帳民訟之冗間有賦入實窘鑿空取辦郡邑不相通融鮮不受督趣故士大夫每視爲難徒以不得已而爲之議者率謂自南渡後經總二使出括羨財盡民力無遺故邑計類窘東士莫敢爲珂嘗攷之祖宗承平時見仕者已不願宰邑其所由來久矣非特今日也元豐元年七月呂公著言臣伏見審官院流内銓以知縣令闕多凡選人

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者不通舉辟不許避免臣竊以爲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爲今乃設一切之令彊所不欲與坐殿負犯者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别之道不明吏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於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

益衆臣愚以爲長民之官朝廷所宜寛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軟尤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輒替易仍詔諸路監司牧守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效尤異者每歲列薦三二人間或奬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修舉有舉主令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强勉異效不至滯留上深以爲然即詔中書立法而法竟不就觀公著之論足究致弊之源豈是時專尘

新法之行爲令者固難之耶抑不關乎此也今固習爲畏塗矣得無愛君憂國如公著者出此言乎可爲三嘆

歲降度牒

道釋給牒之制必先以資佐大農而後得緇褐如其教其佐邦用至矣開禧邊釁之啓經用不繼給牒頗多不惟下得輕視壅積弗售而不耕之夫驟增數十萬㝡爲今日深蠹珂嘗讀趙挺之崇寧邊畧曰上每諭蔡京令近邊多蓄軍糧又以累歲登稔欲乘時加糴京但肆爲

詐欺每奏某處已有若干萬數糴本其實乃是度牒及東北鹽鈔等度牒每歲當出一萬而今自正月至四月終已出二萬六千而邊人買者絶少珂按崇寧開邊費用無藝而當時給僧牒尚歲有成數特京不能守耳今稍倣此意以節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宣總公移

開禧丙寅珂任京口總庾被旨行兵間時諸道建宣臺王人既有應辦之責多隨行軍所在或以使華之任重

不肯詘而用平牒者幕府輒以不遜怒之或以宣威之體尊不顧校而用申牘者它司亦以毀例責之迄不知故事如何莫有成説珂按總領財賦置於紹興則祖宗未嘗命是官固無可攷按者李心傳繫年要録載紹興十五年十有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始趙開嘗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别無統攝止用公

牒行移乞依憲成已得指揮許之於是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既而不弃將入境用平牒宣撫使鄭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已繇此有隙此蓋中興以來近例可遵行者憲成既嘗得命尤爲有據不弃因之然亦卒不免於隙宜乎閑禧二司之紛紜也

書記支使

銓曹見行之制凡天下節鎮觀察府書記支使共職均爲郡職官所以設名者徒以爲有無出身之辨耳珂嘗

攷事之始乾德元年七月詔曰管記之任資序頗優自前藩鎮薦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歷兩任以上有文學者即許節度使觀察留後奏充則是元未嘗與支使爲相代之稱而所謂有文學而後許辟葢已漸有别矣太平興國六年十月詔諸道節度州依舊置觀察支使一員資考俸料並同掌書記自今吏部除擬以經學及諸色入仕無出身人充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此葢今制之所繇始詔語昭然遡而考之會要太平興國五年閏

三月十一日京兆府户曹參軍顔明逺徐州節度推官劉昌言洛州雞澤縣主簿張觀德州將陵縣主簿樂史並應進士舉殿試合格帝惜科第不與乃除明逺忠正軍昌言歸德軍觀忠武軍並爲節度掌書記則是前乎一年其制猶未定也後至淳化三年則距六年之詔已十有一年其制疑久定矣而是年四月五日滁州軍事判官鮑淵鄧州録事參軍楊令問滁州清流縣尉胡咸秩並鑠廳應舉各賜及第以淵爲忠正軍節度掌書記

令問爲本州觀察支使咸秩爲楚州山陽縣令則似二官尚不分左右與初詔若不相符味淵與令問科甲先後之序豈非猶於賜第之時有所輕重耶蓋是時作福之柄例皆一時出於君上不如今侍左銓著爲成式特有司奉行之故容有此然初詔之意迄於今不可變也

樞密稱呼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内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

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僉書同僉書之别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僉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黄繼道爲長貳亦同

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珂按此名自南渡前已有之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政和元年九月臺劾起居舍人章綡謂其偕起居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慁死誰手之語詔下孝迪具析孝迪奏臣契勘八月中綡嘗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獨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勾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

上馬時拉臣同往見張商英臣曰正炒閙著甚來由綜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其言語狂悖乖繆不勝憤懣以此考之其出於典謁街卒之口舊矣非二三十年間事也

國忌日斷刑

今世國忌日百僚行香在京則雙忌賜假隻忌視事坐曹如故外郡皆如平日笞決無禁珂按洪文敏邁容齋隨筆曰刑統載唐太和七年勑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

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元微之詩云傳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則唐世禁笞繫甚明本朝乾興元年七月壬辰始用知泗州楊居

簡之請詔國忌日聽決杖罪蓋祖唐太和之遺意不知何時遂併徒流不禁今遂沿襲不復可考矣

官品不分別

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珂按高峻小史劉昫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别此殊爲不可我今八

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刋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地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它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皁隷閹竪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金年號

范參預成大攬轡錄曰金本無年號自阿固達始有天

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真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爲歷固其所也豈范末之見耶

場屋編類之書

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爲先故凡編類條目

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撿閲者今充棟汗牛矣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刋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轉致傳習率攜以入棘闈務以眩有司謂之懐挾視爲故常珂嘗攷承平時事葢已甞有禁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學事黄潛善奏仰惟陛下推崇先志凡非先聖賢之書若元祐學術政事害於教者悉毋習士宜殭學待問以承休德而比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摭陳言區别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决科機

要媮惰之士往往託誦以欺有司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於經術本源之學爲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斷特行禁毁庶使人知自勵以實學待選詔立賞錢壹百

愧郯録卷九